

二刻拍案驚奇

一刻拍案驚奇卷之七

呂使君情媾宦家妻 吳太守義配儒門女

詞曰

疎眉秀盼向春風，還是宜和裝束。貴氣盈盈姿態，巧舉止，況非凡俗。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欽慈。族于戈橫蕩，事隨天地翻覆。一笑邂逅相逢，勸人滿飲，旋吹橫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舊日榮華，如今憔悴，付與杯中醪。興亡休問，爲伊且盡，殷玉。

這一首詞名喚念奴嬌，乃是宋朝使臣張孝純在粘

罕席上有所見之作，當時靖康之變，徽欽被擄，不知
多少帝女王孫，被犬羊之類，群驅北去，正是片紅
袖泣，王子白衣行的時節，到得那里，誰管你是金枝
玉葉，多被磨滅得可憐，有些顏色技藝的，纔有豪門
大家，收作奴婢，又算是有下落的了，其餘驅來，送去，
如同犬彘一般，張孝純奉使到彼雲中府，在大將粘
罕席上，見个吹笛勸酒的女子，是南方聲音，私下偷
問他，乃是秦王的公主，可也粘罕取以爲婢，說罷，嗚咽流
涕，孝純不勝傷感，故賦此詞，後來金人將欽宗遷往
大都燕京，在路行至平順州地方，駐宿在館驛之中，

時逢七夕佳節，金虜家規制是日官府在驛中排設酒肆，任從人沽酒會飲。欽宗自在內室坐下，閑看外邊喧鬧，只見一個鞦韆，領了幾個少年美貌的女子，在這些飲酒的座頭邊，或歌或舞，或吹笛，斟着酒，勤着座客。座客吃罷，各賞些錢鈔，或是酒食之類。衆女子得了，就去納在鞦韆處。鞦韆婆又嫌多道少，打那討得少的，這個鞦韆婆想就是中華老鴇兒一般。少間驛官叫一個皂衣吏典，賞了酒食來送欽宗。其時欽宗只是軟巾長衣，秀才打扮，那鞦韆婆也不曉得是前日中朝的皇帝，道是客人吃酒，差一個吹橫笛的女子。

到室內來伏侍女子看見是南邊官人心裡先自悽慘鳴嗚咽咽吹不成曲欽宗對女子道我是你的鄉人你東京是誰家女子那女子向外邊看了又看不敢一時就說直等那韃婆站得遠了方說道我乃百王宮魏王孫女先嫁欽慈太后姪孫京城既破被賊人擄到此地賣在粘罕府中做婢後來主母嫉妬終日打罵轉賣與這個胡婦領了一回衆多女子在此日夜求討酒錢食物各有限數討來不勾就要痛打不知何日是了官人也是東京人想也是被擄來的了欽宗聽罷不好回言只是暗暗淚落日不忍視好

好打發了他出去。這個女子便是張孝純席上所遇的那一個詞中說秦王幼女秦王乃是廷美之後。徽宗時改封魏王。魏王卽秦王也。真個是鳳子龍孫。遭着不幸。流落到這個地位。豈不可憐。然此乃是天地反常時節。連皇帝也顧不得自家身子。這樣事體。不在話下。還有個清平世界。世代爲官的人家。所遭不幸。也墮落了。的。若不是幾個好人相逢。怎能勾拔得個身子出來。所以說

紅顏自古多薄命 若落娼流更可憐

但使逢人提掇起 淤泥原會長青蓮

話說宋時饒州德興縣有个官人董賓卿字仲臣夫
人是同縣祝氏紹興初年官拜四川漢州太守全家
赴任不想仲臣做不得幾時又在官上了一家老小
人口又多路程又遠宦囊又薄算計一時間歸來不
得只得就在那邊買了房子權且駐下仲臣長子元
廣也是祝家女婿他有祖蔭在身未及調官今且守
孝在漢州三年服滿正要別了母親兄弟孳了家小
赴闕聽調待補官之後看地方如何再來商量搬取
家眷不料未行之先其妻祝氏又死遺有一女元廣
就在漢州娶了一个富家之女做了親室帶了妻女

同到臨安補官，得了房州竹山縣令地方窄小，又且路遠，也不能勾去四川接家屬，只同妻女在衙中過了三年，考滿又要進京。當時挈家東下，且喜竹山到臨安，雖是路長，却自長江下了船，乃是一水之地，有同行駐泊一船，也是一個官人在內，是四川人，姓呂，人多稱他爲呂使君，也是到臨安公幹的。這個官人年少風流，模樣俊俏，雖然是一個官人，還像個子弟一般，棲泊相並，兩邊彼此動問。呂使君曉得董家之船，是舊漢州太守的兒子在內，他正是往年治下舊民，過來相拜。董元廣說起親屬，尚在漢州居住，又兼繼

室也是漢州人氏正是通家之誼大家道是在此駁
舟相遇寔爲有緣彼此欣幸大凡出路之人長途寂
寞巴不得尋些根絆圖個往來況且同是衣冠中體
面相等往來更便因此兩家不是你到我船中就是
我到你船中或是飲酒或是下棋或是閑話真個是
無日不會就是骨肉相與不過如此這也是官員每
出外的常事不想董家船上却動火可一個人你道
是那不正是那竹山知縣的晚孀人元來董元廣這
個董元廣不是頭婚先前曾嫁過一個武官只因他手
妾妖艷情性淫蕩武官十分愛愛盡力奉承日夜不

歇淘虛了身子一病而亡。青年少寡，那里熬得待要嫁人。那邊廂人聞得他妖淫之名，没人敢攬頭。故此肯嫁與外方，纔嫁這個董元廣。怎當得元廣稟性怯弱，一發不濟，再不能暢他的意。他欲心如火，無可煞渴之處，因見這呂使君丰容俊美，就了不得動火起來。況且同是四川人，鄉音慣熟，比丈夫不同。但是到船中來，裡頭添茶煖酒，十分親熱，又拋聲調噪，要他曉得那呂使君乖巧之人，頗解其意，只礙着是同袍間，一時也下不得手。誰知那孺人或是露半面，或是露全身，眉來眼去，恨不得一把抱了。他進來日，聞

眼裡火了沒處瀉得，但是想起只做丈夫不着不住的要幹事，弄得元廣一絲兩氣支持不過，疾病上了身子。呂使君越來候問，慙懣曉夜無間，趁此就與董孺人眉目送情，兩下做光。已此有好幾分了，舟到臨安，董元廣病不能起。呂使君分付自己，艚上道：董爺是我通家，既然病在艚上，上去不得，連我行李也不必發上岸，只在艚中下着，早晚可以照管我所有公事，擡進歇去，勾當罷了。過了兩日，董元廣畢竟死了。呂使君出身替他經紀喪事，凡有相交來吊的，只說通家情重，應得代勞來往的人，盡多贊歎他高義出。

世人味之
誰在乃用

人今時罕有那曉得他自有一副肚腸藏在裡頭不
與人知道的正是

周公恐懼流言曰 王莽謙恭下士時

假若當時身便灰 一生真偽有誰知

呂使君與董孺人計議道、饒州家鄉又遠、蜀中信息
難通、令公棺柩、不如就在臨安權且擇地安葬、他年
親丁集會了、別作道理想量已定也、都是呂使君攪
撥、一面將棺柩厝頓停當、事體已完、孺人率領元廣
前妻遺女出來拜謝使君孺人道、亡夫不幸、若非大
人周全料理、賤妾孰戮母子、怎能勾亡夫入土、真乃

還是舊人
行止要緊

是骨肉之恩也。使君道：下官一路感蒙，令公不棄，遠家往來，正要久遠相處。豈知一旦棄撇，客途無人料理。此自是下官身上之事，小小出力，何足稱謝。只是續事既畢，而今孺人還是作何行止？孺人道：亡夫家口盡在川中，妾身也是川中人。此間並無親戚可投，只索原回到川中去。只是路途迢遞，貧寒母子無可倚靠，寸步艱行，如何是好？使君陪笑道：孺人不必憂慮。下官公事勾當一完，也要即回川中，便當相陪同往。只望孺人勿嫌棄足矣。孺人也含笑道：果得如此，捉些還鄉，有口寸心感激，豈敢忘報。使君帶着笑，丟

个眼色道、且看孺人報法何如、兩人之言、俱各有意、彼此心照、只是各自一隻官眼、人眼又多、性急不便、做手脚、只好嚙乾唾而已、有一隻商調錯葫蘆、單道這難過的光景、

兩情人各一舟、總春心不自由、只落得雙飛蝴蝶、夢莊周活冤家、猶然不聚頭、又不知幾時消受、批
少眼穿腸斷爲牽牛

却說那呂使君、只爲要管勾這董孺人、把自家公事、趙幹起了一面支持動身、兩隻船廝幫着、一路而行、前前後後、止隔着盈盈一水、到了一個馬頭上、董孺

人整備着一席酒以謝孝爲名單請着呂使君呂使君聞召千歡萬喜打扮得十分俏倬趨過船來孺人笑容可掬迎進艙裡口口稱謝三杯茶罷安了席東西對坐了小女兒在孺人肩下打橫坐着那女兒止得十來歲未知甚麼頭腦見父親在時往來的只說道可以同坐吃酒的了船上外水的人見他們說的多是一口鄉談又見日逐往來甚密無非是關着至親的勾當那管其中就里誰曉得借酒爲名正好兩下做光的時節正是

茶爲花博士

酒是色媒人

兩人飲酒中間言來語去。看目送情。又不須用着馬泊六。竟是自家覲面打話。有什麼不成的事。只是耳目衆多。也要遮飾些個。看看月色已上。只得起身作別。使君道。匆匆別去。孺人晚間寂寞。如何消遣。孺人會意。答道。只好獨自推窗看月耳。使君曉得意思。許他了。也回道。月色果好。獨睡不穩也。待要開窗玩月。不可辜負此清光也。你看兩人之言。盡多有意。一個說開窗。一個說推窗。分明約定晚間。窗內走過相會了。使君到了自家船中。叫心腹家僮。分付船上。要兩船相並。幫着官船相對。可以照管。船上水手聽依。

分付，卽把兩船緊緊貼着住了。人靜之後，使君悄悄起身，把自己船艙裏，輕輕推開來，看那對船時節，船裡小窻，虛掩，使君在對窻咳嗽一聲，那邊把兩扇小窻一齊開了。月光之中，露出身來，正是爲人，獨自个在那里，使君怏怏跳過船來，這里，儒人也不躲閃，兩下相偎相抱，竟到房艙中床上，幹那話兒去了。

一个新寡的文君，正要相如補空，一个獨居的宋玉，專待鄰女成雙，一个是繫之舟，隨人牽挽，一个如中流之楫，惟我蕩搖沙邊，鴻鵠好同眠，水底

鴛鴦堪比業

雲雨旣畢，使君道在下，與孺人無意相逢，豈知得諧夙願，三生之幸也。孺人道前日瞥見君子，已使妾不勝動念。後來亡夫遭變，多感周全，女流之輩，無可別報。今日報以此身，願勿以妾自獻爲嫌。他日相棄，使妾失望耳。使君道：承子不棄，且自歡娛，不必多慮。自此朝隱而出，暮隱而入，日以爲常。雖外邊有人知道，也不顧了。一日正歡樂間，使君忽然長嘆道：目下幸得同路而行，且喜蜀道尚遠，還有幾時。若一到彼地，你自有家，我自有室，豈能長有此樂哉。孺人道：不是這樣說。妾夫旣身亡，又無兒女，若到漢州，或恐親屬

拘礙。今在途中，惟妾得以自主，就此改嫁。從君不到，那董家去了。誰人禁得我來。使君聞言，不勝欣幸。道若得如此，足感厚情。在下益州成都郫縣，自有田宅，莊房儘可居住。那是此間去的便道。到得那里，我接你上去住了。打發了這兩隻船，董家人願隨的，就等他隨你住了。不願的，聽他到漢州去，或各自散去。漢州又遠，料那邊多是孤寡之人，誰管得到這里的事。倘有人說話，只說你遭喪在途，我已禮聘爲外室了。却也無奈我何。孀人道：「這個纔是長遠計較，只是我身邊還有這小妮子，是前室祝氏所生。今這個却無。」

有宿員
然何

去處也是一累使君道這个一發不打緊目下還小
且留在身邊養着日後有人訪着還了他去没人來
訪等長大了不拘那里着落了便是何足爲礙兩人
一路商量的停停當當到了睢縣果然兩船上東西
盡情搬上去住了可惜董家竹山一任縣令所有宦
資連妻女多屬之他人隨來的家人也儘有不平的
却見主母已隨順了呂使君又是个宦宦誰人敢與
他爭得只有氣不伏不情願的當下四散而去呂使
君雖然得了這一手便宜也被這一干去的人各處
把這事播揚開了但是聞得的與舊時稱贊他高誼

的盡多，譏他沒行止，鄙薄其人。至於董家關親的見說着這話，一發切齒痛恨，自不必說了。董家關親的莫如祝氏最切。他兩世嫁與董家，有好些出仕的在外，盡多是他夫人每弟兄叔侄之稱，有一個祝次騫在朝爲官。他正是董元廣的妻兄，想着董氏一家飄零四散，元廣妻女被人占據，亦且不知去向，日夜係心。其時鄉中王恭肅公到四川做制使，托他在所屬地方訪尋道里遼濶，誰知下落。乾道初年，祝次騫任嘉州太守，就除利路運使。那呂使君正補着嘉州之缺，次騫與祝次騫交代。呂使君曉得次騫是董家前

此處皆宜
尤他使其
無地自容
豈可以前
許其甥次
野一誤致
且落姐之
笑也

妻之嫉他，幹了那件短行之事，怎有膽氣見他，遷延稽留，不敢前來到任。祝次騫也恨着呂使君是禽獸一等人，心裡巴不得不見他，趁他未來，把印授解卸，交與僚官，權時收着，竟自去了。呂使君到得任時，也就有人尋他，別是非，彈上一本，朝廷震怒，狼狽而去。祝次騫枉在四川路上做了一番的官，竟不曾訪得甥女兒的消耗，心中常時抱恨，也是人有不了之願。天意必然生出巧來，直到乾道丙戌年間，次騫之子祝東老，名震亨，又做了四川總幹之職，受了檄文，前往成都公幹，道經綿州，綿州太守吳仲廣出來迎着。

置酒相款。仲廣元是待制學士出身，極是風流文采的人。是日郡中開宴，凡是應得承直的娼優，無一不集。東老坐間，看見戶椽傍邊立着一個妓女，姿態恬雅，宛然閨閣中人，絕無一點輕狂之度。東老注目不瞬，看勾多時，却好隊中行首到面前來斟酒。東老且不接他的酒，指着那戶椽傍邊的妓女問他道：「這個不是那個行首？笑道：「官人喜他麼？」東老道：「不是喜他。我看他有好些與你們不同處，心下疑怪，故此問你。」行首道：「他叫得薛倩。」東老正要細問，吳太守走出席來，斟着巨觥來勸東老，只得住了話頭，接着太守手。

妙女機
之冠

中之酒放下席間却推薛道賤量寔不能飲只可小
杯適興太守看見行首正在傍邊就指着巨觥分付
道你可在此奉着總幹是必要總幹飲乾不然就要
罰你行首笑道不須罰小的若要總幹多飲只叫薛
倩來奉自然毫不推辭吳太守也笑道說得古怪想
是總幹曾與他相識麼東老道震亨從來不曾到大
府這里何緣得與此輩相接太守反問行首道這等
你爲何這般說行首道適間總幹殷殷問及好生垂
情于他東老道適纔邂逅之間見他標格如野鶴在
鷄群據下官看起來不像是個中之人心裡疑惑所

以在此詢問他爲首的，豈關有甚別意來。太守道：「既
然如此，只叫薛信侍在總幹席傍勸酒罷了。」行首領
命就喚將薛倩來侍奉。東老正要問他來歷，恰中下
懷命取一小瓶子賜他坐了。低問他道：「我看你定
然不是風塵中人，爲何在此？」薛倩不敢答應，只嘆口
氣，把閒話支吾過去。東老越越疑心，過會又問道：「你
可實對我說，薛倩只是不開口要說，又住了。」東老道：
「直說不妨。」薛倩道：「說也無幹，落得羞人。」東老道：「你儘
說與我知道焉？」知無益。薛倩道：「尊官盤問不過，不敢
不說。其寔說來可羞，我本好人，家兒女，祖父俱曾做

官所遭不幸，失身辱地，只是前生業債所欠。今世償還，說他怎的。東老惻然動心道：汝祖汝父，莫不是漢州知州竹山知縣麼？薛倩大驚，哭將起來道：官人如何得知？東老道：果若是汝母當姓祝了，薛倩道：後來的是繼母，生身亡母，正是姓祝。東老道：汝母乃我姑娘，也不幸早亡，我聞你與繼母流落于外，尋覓多年，竟無消耗。不期邂逅于此，却為何失身妓籍，可備與我說。薛倩道：自從父親亡後，卽有呂使君來照管喪事，與同繼母一路歸川，豈知得到川中，經過他家門首，竟自盡室占爲己有。繼母與我多隨他居住多年。

示來黃
人又弄成
一不丁

那年壞官回家，替不快，一病而亡，連繼母無所倚靠，便將我出賣，得了計媽七十千錢，遂入妓籍。今已是一年多了，追想父節在時，年紀雖小，猶存口前，豈知流落幕辱，到了這個地位，言畢失聲大哭。東老不覺也哭將起來。初時說話低微，衆人見他交頭接耳，盡見道無非是此調情肉麻之態。那里管他就，直見兩人多哭，做一堆，方纔一座驚駭。盡來詰問，東老道：「此話甚長，不是今日立談可盡。況且還要費好些周折，改日當與守公細說罷了。」太守也有些疑心，不待再問，酒罷各散。東老自回公館中歇宿去了。薛侍

薛媽望賞
賜可若知
自此大女
變不來也

到得家裡把席間事體對薛媽說道總幹官府是我親眷今日說起已自認帳明日可到他寓館一見必有出格賞賜薛媽千歡萬喜到了第二日薛媽率領了薛倩來到總幹館舍前求見祝東老見說卽叫放他母子進來正要與他細話只見報說太守吳仲廣也來了東老笑對薛倩道來得正好薛倩母子多未知其意太守下得轎薛倩走過去先叩了頭太守笑道昨日哭得不勾今日又來補麼東老道正要見守公說昨日哭的緣故此子之父董元廣乃竹山知縣祖父仲臣是漢州太守兩世水冠之後只因祖父漢

州父又歿於都下，妻女隨在舟次，所遇匪人，流落到此地位，乞求守公，急爲除去樂籍。太守惻然道：元來如此，除籍托下官所司，甚爲易事。但除籍之後，此女畢竟如何？若明公有意當爲效勞，東老道不是這話。此女之母，卽是下官之姑。下官正與此女爲嫡表兄妹，今旣相遇，必須擇个良人嫁與他，以了其終身。但下官尚有公事須去，一時未得便，有這樁湊巧的，意思欲將此女暫托之尊夫人處安頓幾時。下官且到成都，往回一番，待此行所得諸蓋及諸郡餽遺路賍之物，悉將來爲此女的嫁資，慢慢揀選一个佳婿與

他也完我做親眷的心事。太守笑道：「天下義事豈可讓公一人儘盡了我也。當出二十萬錢爲助。」東老道：「守公如此高義，此女不幸中大幸矣。當下分付薛倩，隨着吳太守到衙中奶奶處住着，等我來時再處太守帶着自去。」東老叫薛媽過來，先賞了他十千錢，說道：「薛倩身價在我身上，加利還你。」薛媽見了是官府做主，怎敢有違，只得淒淒涼涼自去了。東老一面往成都進發，不題。且說吳太守帶得薛倩到衙裡來，叫他見過了夫人，說了這些緣故，叫夫人好好看待他。夫人應允了。吳太守在衙裡仔細把薛倩舉動看了。

與太守結
別死已作
石以女不
能免矣

多時見他仍是滿面憂愁不歡的嘆氣心裡忖道他是好人兒女一向墮落那不得意是怪他不得的今既已遇着表兄相托收在官衙他日打點嫁人已提挈在好處了爲何還如此不快他心中畢竟還有掉不下的事教夫人緩緩盤問他備細薛倩初時不肯說吳太守對他道不拘有甚麼心事只管明白說來我說與你做主薛倩方纔說道官人再三盤問不敢不說說來也是枉然的太守道你且說來看是如何薛倩道賤妾心中寔是有一個人放他不下所以被官人看破了太守道是甚麼人薛倩道妾身雖在

烟花之中，那些浮浪子弟，未嘗傾心交往，只有一个書生，年方弱冠，尚未娶妻，曾到妾家往來，彼此相愛，他也曉得妾身出于良家，深加憫恤，越覺情濃，但是入城，必來相叙，他家父母知道，拿回家去痛打一頓，鎖禁在書房中，以後雖是時或有個信來，再不能勾見他一面了。今蒙官人每擡舉，若脫離了此地，料此書生無緣再會，所以不覺心中怏怏，撇放不開，豈知被官人看了出來，太守道：「那個書生，姓甚麼？」薛倩道：「姓史，是個秀才，家在鄉間。」太守道：「他父親是甚麼人？」薛倩道：「是個老學究。」太守道：「他多少家事，娶得你起？」

此書
所以
有也

麼薛倩道因是寒儒之家那書生雖往來了幾番原
自力量不能破費不多只爲情上難捨頻來看覷他
家兀自道破壞了家私狠下禁鎖怎有錢財娶得妾
身太守道你看得他做人如何可真心得意他否薛
倩道做人是个忠誠有餘的不是那輕薄少年所
以妾身也十分敬愛誰知反爲妾受累而今就得意
也沒處說了說罷早又眼淚落將出來太守問得明
白出堂去僉了一張密票差一个公人撥與一匹快
馬急取綿州學史秀才到州有官司勾當不可遲慢
公人得了密票孤假虎威扯做了一場火急勢頭

下鄉來敲進史家門去，將硃筆官票與看，乃是府間遣馬追取秀才，立等回話的公事。史家父子驚得呆了，各沒想處。那老史埋怨兒子道：「定是你終日宿娼，被他家告害了，再無他事。」史秀才道：「府尊大人取我，又遣一疋馬來，焉知不是文賦上邊有甚麼相商處？」老史道：「好來請你，東帖不用一個，出張硃票。」史秀才道：「決是没人告我。」父子兩個胡猜不住。公人只催起身。老史只得去收拾酒飯，待了公人，又送了些辛苦錢，打發兒子起身到州裡來，正是：

烏鴉喜鵲同聲，吉凶全然未保。

今日捉將官去。這回頭皮送了。

史生同了官差一程來到州中，不知甚麼事。到了小服，進見太守，太守教換了公服相見。史生纔把疑心放下，如此換了衣服，進去行禮已畢，太守問道：秀才家小小年紀，怎不苦志讀書，倒來非禮之地，頻遊何也？史生道：小生誦讀詩書，頗知禮法，蓬窗自守，從不遊甚非禮之地。太守笑道：也曾去薛家走走麼？史生見道着真話，通紅了兩頰，道：不敢欺大人，客寓州城，誦讀餘功，偶與朋友輩適興閒步，容或有之，並無越禮之事。太守又道：秀才家說話，不必遮飾，試把

不改請耳
因所願也

與薛倩往來事情實，訴我知道。史生見問得親切，曉得瞞不過了，只得答道：「大人問及于此，~~實~~相誑。此女雖落娼地，實非娼流。乃各門宦裔，不幸至此。小生偶得邂逅，見其標格，有似良人。問得其詳，不勝義憤。自惜身微力薄，不能拔之風塵，所以憐而與游。雖係兒女子之私，寔亦士君子之念。然如此鄙事，不知大人何以知而問及。殊深惶懼，只得實陳。伏乞大人容恕。太守道而今假若以此女配足下，足下願以之爲室家否？史生道：「淤泥青蓮亦願加以拂拭，但貧士所不能，不敢妄想。」太守笑道：「且站在一邊，我教你看。」

件事就掣一枝簽，喚將薛媽來。薛媽慌忙來見太守，太守叫庫吏取出一百道官券來，與他道：「昨聞你買薛倩身價，止得錢七十千，今加你價三十千，共一百道，你可領着。」時史生站在傍邊，太守用手指着對薛媽道：「汝女已嫁此秀才了，此官券卽是我與秀才出的聘禮也。薛媽不敢違拗，只得收了。當下認得史生的，又不好問得緣故。老媽們心性見了一百千，算來不虧了本，隨他女兒短長，也不在他心上。不啻三七十二一，歡歡喜喜自出去了。此時史生看見太守如此發放，不曉其意，心中想道：「難道太守肯出已錢討。」

「按」下美

來與我不成，這怎麼解。出了神，沒可想處。太守喚史生過來，笑道：「足下苦貧，不能得娶適間，已爲足下下聘了。今以此女與足下爲室，可喜歡麼？」史生扣頭道：「不知大人何以有此天恩，出自望外，豈不踴躍。但家有嚴父，不敢不告。若知所娶娼女，事亦未必可諧。所慮在此耳。」太守道：「你還不知此女爲總幹，祝使君表妹，前日在此相遇，已托下官脫了樂籍，俟成都歸來，替他擇婿。下官見此義舉，原許以二十萬錢助嫁。今此女見在我衙中，昨日見他心事不決，問得其故，知與足下兩意相孚，不得成就。下官爲此相請，欲爲你

兩人成此好事，適間已將十萬錢還了薛媪，今再以十萬錢助足下婚禮，以完下官口信。待總幹來時，整備成親。若尊人問及，不必再提起薛家，只說總幹表姝下官爲媒，無可慮也。史生見說，歡喜非常，謝道：「鮑生何幸，有此奇緣，得此恩遇，雖粉骨碎身，難以稱報。」太守又叫庫吏取一百道官券，付與史生。史生領下，拜謝而去。看見丹墀之下，荷花正開，賦詩一首，以見感恩之意。詩云：

蓮染青泥埋暗香，東君移取一齊芳。

擎珠擬作啣環報，已學葵心映日光。

未有見利
而不為者

史生到得家裡，照依太守說的話，回覆了父母。父母道是喜從天降，不費一錢，攀了好親事，又且見有許多官券，拿回家來，問其來歷，說道是太守助的花燭之費，一發支持有餘，十分快活。一面整頓酒筵，各項只等總幹回信不題。却說吳太守雖已定下了史生在薛倩面前，只不說破，隔得一月，祝東老成都事畢，重回綿州來，見太守，一見便說表妹之事。太守道：「別後已幹辦得一個佳婿在此，只等明公來便可嫁了。」東老道：「此行所得，合來有五、十萬，今當悉以付彼，使其成家立業。」太守道：「下官所許二十萬，已將十萬還

其身價十萬箇，其婚資今又有此助，可以不憂生計。况其人可倚，明公可以安心了。東老道：「既是何人，太守道是個書生，姓史，今即去召他來相見。」東老道書生最好，太守立刻命人去召將史秀才來，到教他見了東老。東老見他少年丰姿出眾，心裡甚喜。太守即擇取來日大吉，叫他備轎，明日到州迎娶家去。太守回衙對薛倩道：「總幹已到，佳婿已擇得有人，看定明日成婚，婚資多備，從此爲良人婦了。」薛倩心裏且喜且悲喜的是，虧得遇着親眷，又得太守做主，脫了賤地，嫁個丈夫，立了婦名，悲的是心上書生從此再不

能勾相會了，正是

哭啼俱不敢，
早知燈是火。

方信做人難，
落得放心安。

明日祝東老早到州中，坐在後堂，與太守說了，教薛倩出來相見。東老卽將五十萬錢之數，交與薛倩道：「聊助子妝奩之費，少盡姑表之情，只無端累守公破費二十萬，甚爲不安。太守笑道：『如此美事，豈可不許我費一分乎？』薛倩叩謝不已。東老道：『婿是守公所擇，頗爲得人，終身可傍矣。』太守笑道：『婿是令表妹所自擇，與下官無干。』東老與薛倩俱愕然不解。太守道：『少

把本中
去不足奇
也太守實
難及矣

項自見正話間門上進稟，史秀才迎婚轎到，太守立請史秀才進來，指着史生對薛倩道：「前日你再三不肯說，我道說明白了，好與你做主。今以此生爲汝夫，汝心中沒有不足處了麼？」薛倩見說，方敢擡眼一看，正是平日心上之人。方曉得適間之言，心下暗地喜歡無盡。太守立命取香案，教他兩人拜了天地，已畢。兩人隨即拜謝了總幹與太守，太守分付花紅羊酒，鼓樂送到他家。東老又命從人，擡了這五十萬嫁資，一齊送到史家家裡來。史家老兒只說是娶得總幹府表姝，以此爲榮，却不知就是兒子前日爲闔了廝。

關的表子後來漸漸明白，却見兩處大官府做主，又平白得了許多嫁資也。心滿意足了，史生夫妻二人感激吳太守，做個木主，供在家堂，奉祀香火不絕。次年史生得預鄉薦，東老又着人去漢州訪着了董氏兄弟，托與本處運使，周給了好些生計，來通知史生夫妻二人，教他相通往來。史生後來得第，好生照管妻家。漢州之後，得以不絕，此乃是不幸中之幸。遭遇得好人，有此結果，不然世上的人多似呂使君，那兩代爲官之後，到底墮落了，天網恢恢，正不知呂使君子女又如何哩。

公卿宜淫，誤人兒女，不遇手援，焉復其所。
瞻彼穹廬，涕零如雨，千載傷心，王孫帝主。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七終

刻拍案驚奇卷之八

沈將仕三千買笑錢
玉朝議一夜迷魂陣

風月襟懷。圖取歡來。戲場中儘有安排。呼盧博賽。

豈不豪哉。費自家心。自家力。自家財。

慣弄喬才。巧妝成科誣難猜。非關此輩。

總自家痴。自家狠。自家騃。詞寄行香。

這首詞說着人世上諸般戲事皆可遣興陶情惟有賭博一途最是爲害不淺蓋因世間人總是一個貪心所使見那守分的一日裏辛辛苦苦巴着生理不

能勾近得多少錢那賭場中一得了采精金白銀只在一兩擲骰子上收了許多來豈不是個不費本錢的好生理豈知有這幾擲贏便有幾擲輸贏時節道是倘來之物就有粘頭的討賞的幫襯的大家來撮哄這時節意氣揚揚出之不吝到得贏骰過了輪骰齊到不知不覺的弄個罄淨却多是自家肉裏錢傍邊的人不會幫了他一文所以只是輸的多贏的少有的不伏道我贏了就住不到得輸就是了這句話恰似有理却是那一個如此把得定有的巴了千錢要萬錢人心不足不肯住的有的乘著勝采只道是

更能應且
不顧其他
矣

常得如此高興了，不肯住的，有的怕別人譏誚他，小家子相，碍上碍下，不好住的，及至臨後輪來，雖悔無及，道先前不曾住得，如今難道就罷，一發住不成了，不到得弄完，決不收場，況且又有一落場便輸了的，總有幾擲贏，不勾番本，怎好住得，到得番本到手，又望多少贏些，那里肯住，所以一耽了這件滋味，定是無明無夜，拋家失業，失魂落魄，忘食廢寢的朋友，們譏評妻子們，怨悵到此地位，一總不理，只是心心念念，記挂此事，一似擔雪填井，再沒個滿的日子了，全不想錢財自命裏帶來，人人各有分限，豈由你空

程

手博來做得人家的不要說不能勾贏就是贏了未必是福處。宋熙寧年間相國寺前有一相士極相得着其門如市。彼時南省開科紛紛舉子多來扣問得失。他一一決來。名數不爽。有一舉子姓丁名混。隨衆往訪相士。看見大驚道。先輩氣色極高。吾在此閱人多矣。無出君右者。據某所見。便當第一人。及第問了姓名。相士就取筆在手。大書數字于紙。云今年狀元是丁混。粘在壁上。向丁生拱手道。留爲後驗。丁生大喜。自負別了相士。走回寓中來。不覺心神暢快。思量要尋個樂處。元來這丁生少年才俊。却有个僻性。酷

好的是賭博。在家時先會收掉好些家資，被父親鎖閉空室，要餓死他。其家中老嫗憐之，破壁得逃，到得京師補試太學，幸得南省奏名，只待廷試，心緒閒暇，此興轉高，況兼破費了許多家私，學得一番奢遊手段，手到處會贏，心中技癢，不過聞得同榜中有兩個四川舉子，帶得多資，亦好賭博，丁生爲個請帖，着家童請他二人到酒樓上飲酒，二人欣然領命而來，分賓主坐定，飲到半酣，丁生家童另將一個包袱放在左邊一張桌子上面，取出一个匣子，開了拿出一對賞鍾來，二客看見匣子裏面藏着許多戲具，乃是骨

牌雙陸圍碁象碁及五木骰子拔馬之類無非賭博場上用的曉得丁生好此又觸着兩人心下所好相視而笑丁生便道我們乘着酒興三人共賭一回取樂何如兩人拍手道絕妙絕妙一齊立起來看樓上傍邊有一小閣丁生指着道這裏頭到幽靜些遂叫取了博具一同到閣中來相約道我輩今日逢場作戲係是彼此同袍十分大有勝負忒難爲人了每人只以萬錢爲率盡數贏了止得三萬盡數輸了不過一萬圖個發興消閒而已說定了方纔下場相博起來初時果然不十分大來往到得擲到典頭上你強

我賽各要爭雄，一二萬錢只好做一擲，怎好就歇得
手。兩人又着家童到下處再取東西，下着本錢，頻頻
添入，不記其次。丁生終是好手段，越贏得來，精神越
旺，兩人不伏輸，狠將注頭亂推，要博轉來。一注大似
一注，怎當得丁生連擲勝采，兩人出注，正如衆流歸
海，儘數趕在丁生處了，直贏得兩人油乾火盡，兩人
也怕起來，只得忍着性子住了，垂首喪氣而別。丁生
總計所贏，共有六百萬錢，命家童等負歸寓中，歡喜
無盡。隔了兩日，又到相士店裏來走走，意欲再審問
他前日言語的確，纔進門來，相士一見大驚道：「先輩

爲何氣色大變連中榜多不能了，何況魁選急將前日所粘在壁上這一條紙扯下來，揉得粉碎，嘆道：壞了我名聲，此番不中了，可恨可恨！丁生慌了道：前日小生原無此望，是足下如此相許，今日爲何改了口？此是何故？相士道：相人功名先觀天庭氣色，前日黃亮潤澤，非大魁無此等光景，所以相許。今變得枯焦且黑滯了，那里還望功名，莫非先輩有甚設心不良，做了些謀利之事，有負神明麼？試想一想，看丁生悚然，便把賭博得勝之事說出來道：難道是爲此戲事？相士道：你莫說是戲事，剛着財物，便有神明主張，非

義之得，自然減福。丁生悔之無及，付了一村問相士道：我如今盡數還了他，敢怕仍舊不妨了。相士道：纔一發心，暗中神明便知。果能悔過，還可占甲科。但名次不能如舊。五人之下，可望切須留心。丁生亟回寓所，着人去請將二人到寓。兩人只道是又來糾賭，正要番手。三脚兩步，忙忙過來。丁生問見了道：前日偶爾作戲，大家在客中，豈有實得所贏錢物之理。今日特請兩位過來，奉還原物。兩人出才不意，道：既已賭輸，豈有竟還之理。或者再博一番，多少等我們翻些纜，使得丁生道：道義朋友，豈可以一時戲耍，損傷客

魯之四所
不能兩得
如此

囊財物，小弟誓不敢取一文，也不敢再做此等事了。即叫家童各將前物竟送還兩人，下處兩人喜出望外，道是丁生非常高韻，千恩萬謝而去。豈知丁生原爲着自己功名要緊，故依着相士之言，改了前非，後來廷試唱名，果中徐鐸榜第六人，相士之術不差毫釐。若非是這一番賄，這狀頭穩是丁湜，不讓別人了。今低了五名，又還虧得悔過遷善，還了他人錢物，尚得高標，倘貪了小便宜，執迷不悟，不弄得功名沒分了，所以說錢財有分限，靠着賭博得來，便贏了，也不是好事。況且有此等近利之事，便有一番謀利之術。

有一夥賭中光棍慣一結了一班黨與局騙少年子弟俗名謂之相識用鉛沙灌成藥骰有輕有重將手指撚將轉來撚得得法拋下去多是贏色若任意拋下十擲九輸又有慣使手法撐紅坐六的又有陰陽出注推班出色的那不識事的小二哥一團高興好反耍賭俗名喚做酒頭落在套中出身不得誰有得與你贏了去奉勸人家子弟莫耍痴心想別人的看取丁湜故事就贏了也要折了狀元之福何況沒福的何況必輸的不如學好守本分的為強有詩為証

財是他人物

痴心何用貪

寢興多失節

飢飽亦相參

輸去中心苦

贏來衆口儻

到頭終一敗

辛苦爲誰甜

小子只爲苦口勸着世人休要博却想起一個人來，沒事閒遊，撞在光棍手裏，不知不覺弄去一賭，賭得精光，沒些巴鼻，說得來好笑好聽。

風流誤入綺羅叢

自評通宵倚翠紅

誰道醉翁非在酒

却教眨眼盡成空

這本話文乃在宋朝道君皇帝宣和年間平江府有一个官人姓沈承着祖上官蔭，應授將仕郎之職，赴

京聽誦，這個將仕家道豐厚，年紀又不多，帶了許多金銀寶貨，在身邊。少年心性好的，是那歌樓舞榭，倚翠偎紅，綠水青山，閒茶浪酒，況兼身伴有的是東西，只要撞得個樂意所在，揮金如土，毫無吝色。大凡世情如此，纔是有個撒漫使錢的勤兒，便有那幫閒攬的陪客來了。寓所差不多遠，有兩個游手人戶，一個姓鄭，一個姓李，總是些沒頭鬼，也沒個甚麼真名號，只叫做鄭十哥、李三哥。終日來沈將仕下處，與他同坐同起，同飲同食。沈將仕一刻也離不得他二人，他二人也有時破些錢鈔，請沈將仕到平康里中好

妙北大七
自也這就
的於

姊妹家裏擺個還席，喫得高興，就在姊妹人家宿了，少不得串同了他家，扶頭打差，一路兒掃興，弄出些錢鈔，大家有分，決不到得白折了本，虧得覓將仕壯年貪色，心性不常，略略得味，就要逃槽，不迷戀着，一個也不能起發他大主錢財，只好和哄過日常，得嘴頭肥賦而已。如是盤桓將及半年，城中樂地，也沒有不游到的所在了。一日沈將仕與兩人商議道：「我們城中各處走遍了，況且塵囂嘈雜，沒甚景趣。我要城外野曠去處走走，散心耍子。一回何如？」鄭十李三道：「有興有興，大官人一發在行得緊，只是今日有些小。」

事未完不得相陪，若得遲至明日便好。沈將仕道：「就是明日無妨，却不可悞期。」鄭李二人道：「大官人如此高懷，我輩若有个推故不去，便是俗物了。明日准來相陪，就是兩人別去了一夜，到得次日來約沈將仕道城外之興，何如？」沈將仕道：「專等專等。」鄭十道：「不知大官人轎去馬去？」李三道：「要去閒步散心，又不起甚路程，要那轎馬何幹？」沈將仕道：「三哥說得是有這些人隨着，便要來催你東去西去，不得自由。我們只是散步消遣，要行要止，憑得自家，豈不爲妙？只帶个把家僮去，跟跟便了。」沈將仕身邊有物，放心不下，叫个

不加放在
下處無

貼身安童背着一个皮箱隨在身後一同鄭李二人
躑出長安門外來但見

甫離城廓漸遠市廛參差古樹遶河流蕩漾游絲
飛野岸布帘沽酒處惟有畊農村老來嘗小艇載
魚還多是牧豎樵夫來問炊烟四起黑雲影裏有
人家路徑多岐青草痕中爲孔道別是一番野趣
頓教忘却塵情

三人信步而行觀玩景緻一頭說話一頭走路迤邐
有二三里之遠來到一個塘邊只見幾個粗腿大脚
的漢子赤剝了上身手提着皮鞭牽着五七匹好馬

在池塘裡洗浴，看見他三人走來至近，一齊跳出塘。子慌忙將衣服穿上，望着三人齊聲迎偌。沈將仕驚疑，問二人道：「此輩素非相識，爲何見吾三人恭敬如此？」鄭李兩人道：「此王朝議使君之隸卒也。使君與吾兩人最相厚善，故此輩見吾等走過，不敢怠慢。」沈將仕道：「元來這個緣故，我也道爲何無因至前。」三人又一頭說一頭走，離池邊上前又數百步遠了。李三忽然叫沈將仕一聲道：「大官人，我有句話商量着。」沈將仕道：「甚話？」李三道：「今日之游，頗得野興，只是信步浪走，沒个住腳的去處。若個是這樣轉去了，又無意味。」

果有少可
原是滿助
惡事能
不動心

何不就騎着適纔王公之馬拜一拜王公豈不是妙
沈將仕道王公是何人，我却不曾認得，怎好拜他。李
三道：此老極是個妙人，他曾爲一大郡守，家資絕富，
姬妾極多，他最喜的是賓客，往來款接不勸，今年紀
已老，又有了些痰病，諸姬妾皆有離心，却是他防禁
嚴密，除了我兩人，忘形相知，得以相見，平時等閒不
放出外邊來，那些姬妾無事，只是終日合伴頑耍而
已，若吾輩去看他，他是極喜的，大官人雖不會相會，
有吾輩同往，只說道欽慕高雅，願一識荆，他看見是
吾母的好友，自不敢輕，吾兩人再遊一個春，與他等

逐節有壞
題

他曉得大官人是在京調官的衣冠一瓶一發注意了。必有極精的飲饌相款吾每且落得開懷快暢他。一晚也是有興的事強如寂寂寞寞仍舊三人走了。回去沈將仕心裏未決鄭十又道此老真是會快活的人有了許多美妾他却又在朋友面上十分殷勤尋出典趣來更兼留心飲饌必要精潔惟恐朋友們不中意喫得不盡興只這一片高興熱腸何處再計得有。大官人既到此地也該認一認這個人不可錯過。沈將仕也喜道果然如此便同二位拜他一拜也好。李三道我每原回到池邊要了他的馬去於是三

人同路而回，走到池邊，鄭李大聲叫道：「帶四個馬過來看馬的，不敢違慢。」答應道：「家爺的馬，官人每要騎，儘意騎坐。」就是鄭李與沈將仕各騎了一匹，連沈家家僮捧着箱兒也騎了一匹，看馬的帶住了馬頭，問道：「官人每要往那里去？」鄭生將鞭稍指道：「到你爺家裏去，看馬的道曉得了，在前走着引路。」三人聯鑣，接轡而行，轉過兩個坊曲，見一所高門，李三道：「到了，到了。」鄭十哥且陪大官人站一會，待我先進去報知了，好出來相迎。」沈將仕開了箱，取個名帖與李三帶了，報去。李三進門內去了，少歇出來道：「主人聽得有，新

客到此甚是喜歡，只是久病倦懶，怕着冠帶，願求便服相見。沈將仕道：論來初次拜謁，禮該具服。今主人有命，恐怕反勞，若許便服，最為灑脫。李三又進去說了，只見王朝議命兩個安童扶了一同李三出來迎客。沈將仕舉眼看時，但見

儀度端莊，容顏羸瘦，一前一却，渾如野雀步罡，半喘半吁，大似吳牛見月，深淺躬不思而得，是鴛鴦班裏習將來，長短氣不約而同，敢驚燕窩中輸了去。

沈將仕見王朝議，雖是衰老模樣，自然是士大夫體

段肅然起敬。王朝議見沈將仕少年丰采，不覺笑逐顏開，拱進堂來。沈將仕與二人俱與朝議相識。沈將仕叙了些仰慕的說話道：「幸鄭李兩兄爲紹介，得以識荆，固快夙心。實出唐突。王朝議道：「兩君之友，即僕友也。況兩君勝士，相與的必是高賢。老朽何幸，得以需接茶罷。朝議揖客進了東軒，分付當直的設席款待。分付不多時，杯盤菓饌，傾刻即至。沈將仕看時，雖不怎的大擺設，却多精美雅潔。色色在行，不是等閒人家辦得出的。朝議謙道：「一時不能治具，菓菜小酌，勿怪輕褻。」鄭李二人道：「沈君及是脫酒人，既忝吾

輩相知原不必認作新客，只管盡主人之興，喫酒便是，不必過謙了。小童二人頻頻斟酒，三個客人忘懷大醜，主人勉強支陪，看看天晚，點上燈來，朝議又陪了一晌，忽然喉中發喘，連嗽不止，痰聲曳鋸也似響震四座，支吾不得，叫兩個小童扶了立起身來道：「賤體不快，上客光顧，不能盡主禮，却怎的好？」對鄭生道：「沒奈何了，有煩鄭兄代作主人，請客隨意劇飲，不要阻興。」老朽畧去歇息一會，煮藥喫了，少定即來奉陪。恕罪恕罪。朝議一面同兩個小童扶擁而去，剩得他三個在座。小童也不出來斟酒了。李三道：「等我尋人。」

引是突化
奇作

去起身走了進去。沈將仕見主人去了酒席，闌珊心裏有些失望，欲待要辭了回去，又不曾別得主人，抑且餘興還未盡，只得走下庭中散步。忽然聽得一陣歡呼擲骰子聲，循聲覓去，却在軒後一小閣中有些燈影在窗隙裏射將出來。沈將仕將窗隙弄大了些，窺看裡面，不有時萬事全休，一看着見了，真是

酥麻了半壁，軟癱做一堆。

你道裡頭是甚光景，但見

明燭高張，巨案中列，擲盧賽維，纖纖玉手，擎成，喝六呼么，點點朱唇，吐就金步搖，玉條脫，盡爲孤注。

爭雄風流陣，肉屏風竟自和盤托出。若非廣寒殿裡，怎能勾如許仙風。不是金谷園中，何處來若干媚質。任是愚人須縮舌，怎教浪子不輸心。

元來沈將仕窗隙中看去，見裡頭是美女七八人，環立在一張八仙桌外。桌上明晃晃點着一枝高燭，中間放下酒榼一架，一個骰盆，盆邊七八堆采物。每一美女面前一堆，是將來作注賭采的。衆女掀拳裸袖，各欲爭雄。燈下偷眼看去，真箇个个如嫦娥出世，半姿態度，目中所罕見。不覺魂飛天外，魄散九霄，看得目不轉睛，頑涎亂吐。正在禁架不定之際，只見這个

李三不知在那里走將進去，也撒在裏頭了。抓起色子，便待要擲下去。衆女賭到間深處，忽見是李三。下注盡嚷道：「李秀才，你又來鬼廝攪打斷我姊妹們興頭。」李三頂着臉皮道：「便等我在裏頭與賢妹們幫興一幫興也好。」一个女子道：「總是熟人不妨事，要來便來，不要酸子氣。」快擺下注錢來。衆女道：「看這個酸鬼那里熬得起大注。」一遞一句譏諷着李三。擲一擲，做一个鬼臉。大家把他來做一个取笑的物事。李三只，是忍着羞皮着臉，憑他壁面碎來，只是頑鈍無恥，換在幫裏，一霎時不分彼此，竟大家着他在裏面擲了。

塵埃地注
情辭阿難
水動泥頭
氣未定者

沈將仕看見李三情狀一發神魂搖蕩頓足道真神仙境界也若使吾得似李三也在裏頭廝混得一場灰也甘心急得心癢難熬好似熱地上蜒蚰一歇兒立脚不定急急走來要與鄭十商量鄭十正獨自個坐在前軒打盹沈將仕急搖他醒來道虧你還睡得着我們一樣到此李三哥却落在窰缸裏了鄭十道怎麼的沈將仕扯了他手竟到窗隙邊來指着裡面道你看麼鄭十打眼一看果然李三與群女在裡頭混賭鄭十對沈將仕道這李三好沒廉恥沈將仕道如此勝會怎生知會他一聲設法我也在裡頭去鄰

擲兒也不狂了。今日來走這一番。鄭十道諸女皆王公侍兒。此老方才去眠宿了。諸女得閒。在此頑耍。吾每是熟極的。故李三揷得進去。諸女素不識大官人。主人又不任面前。怎好與他們接對。須比我每不得。沈將仕情極了道。好哥哥帶挈我帶挈。鄭十道若揷得進去。須要稍物。要存方才可賂。沈將仕道。吾隨身篋中有金寶千金。又有二三千張茶券子。可以爲稍。只要十哥設法得我進去。取樂得一回。就雙手送掉了。這些東西。我願畢矣。鄭十道這等不要高聲。悄悄地隨着我來。看相個機會。慢慢揷將下去。切勿驚散了他。

們便不妙了。沈將仕謹依其言，不敢則一聲。鄭十拽了他手，轉灣抹角，且是熟溜，早已走到了聚賭的處。諸姬正賭得酣，各不擡頭，不見沈將仕。鄭十將他捏一把，扯他到一個稀空的所在站下了。偵伺了許久，直等兩下決了輸贏，會稍之時，鄭十方纔開聲道：「容我每也擲擲兒麼？」眾女擡頭看時，認得是鄭十，却見肩下立着個面生的人。大家喝道：「何處兒郎？」突然到此，鄭十道：「此吾好友沈大官人，知卿等今宵良會，願一拭目，幸勿驚訝。」眾女道：「主翁與汝等通家，故此各無避忌，如何帶了他家少年來？」攬預我良人之

會一個老成此的道。既是兩君好友，亦是一體的。既來之則安之。且請一杯遲到的酒。遂取一大卮滿斟。着一杯熱酒奉與沈將仕。沈將仕此時身體皆已麻酥。見了親手奉酒，敢有推辭。雙手接過來一飲而盡。不剩一滴。奉酒的姬對着眾姬笑道：「妙人也。每人可各奉一杯。」鄭十道：「列位休得妙斷了擲典。吾友沈大官人也。願與眾位下一局。一頭擲骰，一頭飲酒助興。更爲有趣。那老成的道妙妙。雖然如此，也要防主人覺來。遂喚小鬟快去朝議房裡伺候。倘若睡覺，亟來報知。切勿慢事。」小鬟領命去了。諸女就與沈將仕共

此處
有以處

博沈將仕自喜身入仙宮志得意滿采色隨手得勝
諸姬頭上釵釵首飾盡數除下來作采賭賽盡被沈
將仕贏了須臾之間約有千金諸姬个个目睜口呆
面前一空鄭十將沈將仕扯一把道贏勾了歇手罷
怎當得沈將仕竟不附體他心裏只要多插得一會
寡趣便好不在乎財物輸贏那里肯住只管伸手去
取酒喫喫了又擲擲了又喫諸姬又來起與奉他不
休沈將仕越肉麻了風將起來弄得諸姬皆赤手無
稍可擲其間有一小姬年最少貌最美獨是他輸得
最多見沈將仕風風世世連擲采骰帶着怒容起來

竟去走至房中轉了一轉，捉着一個羊脂玉花鐲，到
 面前，向桌上一擲，道：「此餅直千緡，只此作孤注輸贏。」
 在此一決，眾姬問道：「此不是爾所有，何故將來作注？」
 小姬道：「此主人物也，此一決得勝，固妙；倘若再不中，
 意一發輸了去，明日主人尋究，定遭鞭笞。然事勢至此，
 此我情已極，不得不然。眾人勸他道：「不可趕興，萬一
 又輸，再無挽回了。」小姬怫然道：「憑我自主，何故阻我？」
 堅意要擲，眾人見他已怒，便道：「本圖歡樂，何故到此？」
 地位沈將仕看見小姬光景，又憐又愛，心裡躊躇道：「
 我本意豈欲贏他，爭禁骰子自勝，怎生得幫襯這？」

贏得一點

若此博不
勝其中之

擲輸與他了也解得他的惱怒不然反是我殺風景
了看官聽說這骰子雖無知覺極有靈通最是跟着
人意興走的起初沈將仕神來氣旺勝采便跟着他
走所以連擲連贏歡了一會勝頭已過敗色將來況
且心裡有些過意不去情願認輸一團銳氣已自餒
了十分了更見那小姬氣忿忿雄糾糾十分有趣魂
靈也被他帶了去心意忙亂一擲大敗小姬叫聲慙
愧也有這一擲該我贏的印把花鐲底兒朝天倒將
轉來沈將仕只道止是個花鐲就是千緡也賠得起
豈知花鐲裡頭盡是金釵珠珥塞滿其中一倒倒將

物必別有
妙用，料不
至爲沈生
擇得也。

出來輝煌奪目，正不知多少價錢。盡該是輸家賠償的。沈將仕無言可對。鄭李二人與同諸姬，公估價值，所值三千緡錢。沈將仕須賴不得，盡把先前所贏，僅數退還，不上千金。只得走出，叫家僮取帶來箱子裡，而茶券子二千多張，筭了價錢，盡作賭資還了。說話的茶券子是甚物件，可當金銀。看官聽說茶券子卽是茶引。宋時禁茶權稅，但是茶商納了官銀，方關茶引。認引不認人，有此茶引，可以到處販賣，每張之利一兩有餘。大戶人家儘有當着茶引生利的，所以這茶引當得銀子用。蘇小卿之母受了三千張茶引，把

小卿妹與馮魁卽是此例也。沈將仕去了二千餘張，茶引卽是去了二千餘兩銀子。沈將仕自道只輸得一擲，身邊還有剩下幾百張。其餘金寶他物在外不動，還思量再下局去。博將轉來，忽聽得朝議裏頭大聲咳嗽，急索睡壺。諸姬慌張起來，忙將三客推出閣外，把火打滅，一齊奔入房去。三人重複走到軒外，元飲酒去處。剛坐下，只見兩個小童又出來勸酒道：「朝議多多致意尊客，夜深體倦，不敢奉陪。末尊客發興多飲一杯。」三人同聲辭道：「酒興已闌，不必再叨了。只要作別了便去。」小童走進去說了，又走出來道：「朝議」

攬此後九
情

說倉卒之間多有簡慢。夜已深了，不勞而別。此後三日再求三位同會。此處更加盡典，切勿相拒。又叫分付看馬的，仍舊送三位到寓所轉來。回話三人一同沈家家僮，牽着原來的四疋馬，離了王家，行到城門邊。天色將明，城門已自開了。馬夫送沈將仕到了寓所。沈將仕賞了馬夫酒錢。連鄭李二人的，也多是沈將仕出了一齊打發了去。鄭李二人別了沈將仕道：「一夜不睡，且各還寓所安息。一安息，等到後日再去赴約。二人別去。」沈將仕自思：「夜來之事，雖然失去了，一二千本錢，却是着實得趣。想來老姬贊他何等有。」

真老百思

情小姬怒他也自有與其餘諸姬遞相勸酒輪流賭
賽好不風光多是背着主人做的可恨鄭李兩人先
占着這些便宜而今我既弄入了門少不得也熟分
起來也與他二人一般受用或者還有括着个把上
手的事在裏頭也未可知轉轉得意因兩日困倦不
出門巴到第三日清早起來就要去再赴王朝議之
約却不見鄭李二人到來急着家僮到二人下處去
請下處人回言走出去了只得呆呆等着等到日中
竟不見來沈將什急得亂跳肚腸多爬了出來想
想道莫不他二人不約我先去了我既已拜過擾過

此特何不
西、故有
此之、谷、
孫、已、厭、愁
再、或、而、成
然、耳、

如、蒙、

認得的了，何必待他二人，只是要引進內裏去，還須
得他每領路，我如今備些禮物，去酬謝前晚之酌，若
是他二人先在不，必說了，若是不在，料得必來，好及
在那裏等他，每爲是叫家僮顧了馬，又帶了禮物出
了城門，竟依前日之路，到王朝議家裏來，到得門首，
只見大門拴着，先叫家僮尋着傍邊一個小側門進
去，一直到了裏頭，並無一人在內，家僮正不知甚麼
緣故，走出來回覆家主，沈將仕驚疑，猶恐差了，再全
着家僮走進去一看，只見前堂東軒與那聚賭的小
閣，定然那夜光景在目，却無一個人影，大駭道：分明

房不可久
假故不穩
字散

是這個裏頭那有此等怪事，急走到大門左側，問着
個開皮舖的人道：「這大宅裏，王朝議全家那里去了？」
皮匠道：「此是內相侯公公的空房坐，乘沒个甚麼王
朝議在此。」沈將仕道：「前夜有个王朝議與全家眷正
在此中居住，我們來拜他，他做主人，留我每喫了一
夜酒，分明是此處，如何說從來沒有？」皮匠道：「三日前
有好幾個惡少年，挾了幾個上廳有名粉頭，稅了此
房喫酒賭錢，次日分了利錢，各自散去，那里是甚麼
王朝議請客來？」這位官人莫不着了，他道：「兒了，沈將
仕方才疑道是奸計裝成圈套，來騙他這些茶券子。」

惟其如此
所以馬油
棍

打合生一
夜其日成
萬矣

的一二千金之物分明付之一空了。却又轉一念頭，追思那日池邊喚馬宅內留宿，後來閣中聚賭，都是無心湊着的。難道是設得來的計較，似信不信道。只可惜不見兩人，畢竟有個緣故在內。等待幾日，尋着他兩個再問，豈知自此之後，屢屢叫人到鄭李兩人家下處去問，連下處的人多不曉得。說道自那日出去後，一竟不來。虎鎖着兩間房，開進去，並無一物在內。不知去向了。到此方知前日這些逐段逐節行徑，令人看不出一些與馬夫小童多是一套中人物。只在連這一夜裏頭打合成的，正是拐騙得十分巧處。神

鬼莫測也。

漫道良朋作勝游，
清閨不是閒人到。

誰知胙篋有陰謀，
祇爲痴心錯下籌。

一刻

卷之八

一刻拍案驚奇卷之八終

三